

近期,广东省委向中央第八巡视组反馈意见整改情况的通报中,公布了对茂名领导干部系列违纪违法案件中涉嫌行贿买官人员159人的组织处理结果:降职8人,免职63人,调整岗位71人,提前退休1人,诫勉谈话16人。

广东茂名“腐败案”:官位明码标价



基层党政组织瘫痪

在查处这场腐败案中,有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:广东省纪检部门立案调查茂名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的当天,即赴他家里取证。办案人员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。仅仅几天前,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“跑官”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某,刚刚送上约30万美金的贿金。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。他已经从副处位置待了8年。于是,谭某成为最后一个给罗荫国送钱买官的人,也成为罗荫国案第一个证据确凿的涉案人。

谭某的同学,一位在这场窝案中坚守节操的干部感慨:谭某经历挣扎,最终对“逆淘汰”的环境丧失信心。“其行可耻!其情可悲!”

在“上梁不正”的腐败之风下,茂名“不跑不送,原地不动,又跑又送,提拔调动”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,进而出现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干部任用“逆淘汰”现象。

茂名案涉案人员职位之高、数量之多、性质之严重,在广东乃至全国罕见——茂名原市委书记周镇宏和其继任者罗荫国、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、原副市长陈亚春、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朱育英、原市委政法委书记倪俊雄等人“落马”,涉案人员包括省管干部24人、县处级干部218人。茂名市辖6个县(区)的主要负责人无一幸免,波及党政部门105个,其中159人涉嫌行贿买官。

官位有价如商圈

窝案爆发前的几年里,茂名买官卖官风气畅行,成为官员中半公开的秘密,民间甚至流传着从科长数十万

元至副市长数百万元的“价目表”。

2014年2月,周镇宏被河南省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死缓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。周镇宏先后多次收受33人贿赂的人民币2464万余元,此外,还有折合人民币3700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明来源。

2013年7月,罗荫国因受贿、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被判处死刑,缓期二年执行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,并处没收个人财产。据悉,1993年至2011年,罗荫国单独或伙同其妻子邹继芳收受64名党政领导干部、企业商人贿送财物,其犯罪金额合计过亿元。

在“一把手”的前后带动下,茂名官员买官卖官的行为异常疯狂。2012年7月,倪俊雄因受贿罪获刑15年,没收财产300万元和违法所得338万元。倪俊雄在任职茂名市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期间,利用提拔使用公安系统干部的机会卖官敛财。他的特点是小到两三万,大到上百万,大小通吃,来者不拒,甚至还采用了“相同条件下价高者得”的荒唐逻辑。

涉案者中有些基层干部的“从众”令人感喟。信宜有个镇长是中国农业大学毕业生,努力工作卓有成效,每次开干部大会都受表扬,但多年没有提拔。为了升任镇党委书记,他抵押贷款5万元,凑了20万元行贿,此后很快被提拔,却也因此受到处理。

广东有逢年过节亲朋好友之间互赠红包的民俗。但在茂名,近10年中,民俗一度变成腐败官员行贿受贿的“障眼法”。“看似一个小小的红包,摆倒了茂名一大片干部。”茂名市委副书记廖锋说。

据了解,杨光亮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就大肆收受红包,尽管其当时所处的电白县属经济欠发达地区,但他每年收受的红包却能达上百万元。随着他的不断“高升”,红包数额也水涨船高,案发前他收受红包数额已达数千万元之巨。倪俊雄仅利用春节、中秋、端午等节日及家属生病住院

的机会,就先后收受数十名民警包括人民币、港币在内的红包200多万元。

“前腐后继”的两任“一把手”

茂名腐败成风,两任“一把手”的“率先垂范”作用恶劣。

茂名案发时,周镇宏已升任广东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。他被当地官员视为打开买官卖官“潘多拉盒子”的人,将所谓“市场逻辑”引入官场,是茂名窝案的肇始者。

茂名当地一些干部回忆,2002年至2007年,周镇宏任茂名市委书记时,曾被戏称为“周大炮”——因为他提出来的战略规划几乎都是“放空炮”,只停留在书面上、讲话里,根本没有落到实处。

“这样一个说空话、搞贪腐的人被重用,对罗荫国的刺激极大。到了他主政的时代,买官卖官就完全公开化、常态化了。”当地干部说。

吏治腐败不仅仅是利益集团里的“圈钱”游戏,干部队伍肌体的侵蚀,也带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乏力。

走在茂名市中心,很难相信这是一个广东发达地区的地级市。陈旧、凌乱的城市面貌,令人恍然以为时光倒转至上世纪90年代。事实上,茂名矿产资源丰富,农业比较发达,还拥有得天独厚的深水港口。但从2005年到2011年,茂名人均GDP在全省21个地市里一直处于中下游,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

在周镇宏、罗荫国主政时期,茂名“修路难”问题突出。土地出让招拍挂都是走形式,找几个老板一商量就把地价谈好了,不少腐败官员把修路当成“分猪肉”趁机渔利。

宽阔平坦的迎宾大道,如今被不少市民认为是当地最好的路。但在多年前,这条公路的前身“水林路”是一条臭名昭著的“烂尾路”。据知情人士介绍,由于冯立梅等5名市县领导的插手,十几公里的路被分成5个标段,分别交给自己的亲戚或关系户来做,结果一拖就是许多年。后来的干部接手后,只用半年就把路修好了。
(据新华网)

如何让廉政监管真正落地?



茂名腐败案引发的追问和反思是多方面的,最集中的焦点是:面对如此贪腐的领导干部,组织部门和纪委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,尽到怎样的职责。

如何杜绝卖官现象发生?

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建议,对于提拔干部的责任,应像审计经济责任一样追查到底。那些企图卖官的贪官认识到,试图通过邪门歪道取得官位的人,也往往是容易出事的高危人群,很可能成为颠覆自己的陷阱,就不敢轻举妄动了。

谁来约束“一把手”的权力?

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教育与研究中心教授任建明认为,过去一年里,一批因贪腐落马的党政“一把手”的堕落轨迹表明,“一把手”位于权力的塔尖和核心位置,与其他官员相比,其腐败领域更加广泛、环节更加繁多。

高波建议,一方面,纪委的独立性要加强,增强纵向垂直管理,使纪委对于同级党政官员的监管更加有力度;另一方面,要充分利用现有行政资源,让以“问题为导向”的纪委巡视组工作常态化,有效寻找线索进行突破。

怎样让廉政教育真正入心入脑?

当前,在中央反腐倡廉力度空前加大的背景下,有人担心反腐可能影响地方经济的发展。茂名市茂南区委书记丁锦文说,反腐败以来,茂名在廉政教育、用人机制和作风建设等方面查缺补漏,使政治生态得到净化。2013年,茂名经济总量突破2000亿元,有8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在全省位于前列,“破除了‘反腐影响地方10年发展’说法。”

“茂名窝案是这个城市的一道‘伤口’,揭开伤口固然令人痛楚,但只有挤出脓血才能让整个肌体健康、持续地生长。”一位当地干部说。

在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反腐洗礼后,曾被腐败侵蚀得伤痕累累的茂名,正在修复和重建中渐渐走向新生。
(据新华网)

腐败案带给茂名的伤:错综激烈的社会矛盾

与茂港区合并前,电白县是茂名市唯一靠海的县,香精香料的产销量在全国居首。但在2009年初,电白县被戴上了“全国打击电话诈骗重点地区”和“广东省社会治安重点整治地区”两顶帽子,当地一批不法分子以“猜猜我是谁”的电话诈骗方式横扫全国各地。据知情人士透露,电白的治安问题,主要是因为当地警方不作为,甚至充当不法分子的“保护伞”。有的犯罪嫌疑人前脚被警方抓捕,后脚就被释放。

一名负责信访工作的干部回忆,2007年到2010年,茂名社会矛盾突出、

多发,经常有多达数十人的群众上访,要求解决土地纠纷等问题。

在车水马龙的高凉公路旁,一块600多亩的土地空旷闲置了近22年之久。这个“烂尾工程”,是不法商人在官员荫护下大玩“变钱戏法”产生的“怪胎”。

据知情人士介绍,这块土地本来由茂南二建公司申请征得,后来,茂南二建又将土地分块卖给数百职工自行建房。茂名老板柯国庆向华粤公司借款购地后,华粤公司要求柯国庆还债,柯国庆则要求茂南二建交付土地抵债。在茂南二建结清债务后,柯国庆又拿

出一份合同,声称茂南二建拖欠其千万元巨款。茂名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定,认定合同有效。结果导致不少购地者和被拖欠了征地款的农民纷纷上访。“本来是一桩非常简单的土地纠纷,由于柯国庆找官员行贿,误导法院作出错误裁判,结果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处理完结。”廖锋说。

也正是这块地,让纪检部门找到了线索,对罗荫国进行立案调查。据广东省纪委通报,在这桩权钱交易中,杨光亮非法收受贿赂人民币650万元。

(据中国新闻网)